

黃土溝土改的歷史記憶

• 李放春

頭一次聽說「恩德財主」，大約是十年前的事。1997年盛夏，筆者與幾位老師到陝北的一個村莊——米脂縣楊家溝進行口述歷史訪問。土改以前，楊家溝是陝北著名的「地主窩」。村中有一座依山靠崖修建的「扶風寨」，有百餘年的歷史。地主們過去大多聚居在四周城牆環繞的寨子上。直到1947年土地清算後，這個「封建堡壘」才被徹底搗毀。我們到村的時候，楊家溝的土改正好過去了五十年，莊裏不少上年紀的老人曾是那段歷史的親身經歷者。不消說，這道黃土溝溝裏的土改故事也特別生動而豐富。「恩德財主」的記憶，就是村人談起鬥地主的往事時勾出來的^①。

土改以前，楊家溝是陝北著名的「地主窩」，直到1947年土地清算後，這個「封建堡壘」才被徹底搗毀。莊裏不少上年紀的老人曾是那段歷史的親身經歷者，「恩德財主」的記憶，就是他們談起鬥地主的往事時勾出來的。

楊家溝的地主都姓馬，是一家人。其先祖發迹於清朝康乾年間，屬於典型的庶民地主。馬氏遷居楊家溝後，逐漸成為顯赫的地方望族，歷二百餘年而不衰。在馬氏的繼嗣中，尤以老三門裏嘉樂一支的戶氣最旺。自其列祖馬嘉樂（1773-1851）創建「光裕堂」起，子孫們也都各建堂號，以堂代名。土改前，楊家溝的地主絕大多數是馬光裕堂的後人。

在這個二百來戶的村莊裏，地主有多少？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是「七十二戶」。這個數字雖不精確，卻也並不離譜。1942年，張聞天曾在楊家溝進行典型的地主經濟調查。據當時統計，楊家溝有地主五十五戶，其中堂號子弟有五十一戶^②。到1946年秋冬土改開始的時候，該村地主已分化為七十七戶（其中十四戶住在鄰近的寺溝），佔總戶數的四分之一還多^③。土改時，陝甘寧邊區政府通過發行公債的辦法，從楊家溝馬氏地主手中共計徵購了兩萬餘畝土地^④。

楊家溝的老支書郭成明（1924年生）一家是外來戶，爺爺輩時遷到楊家溝給地主「安莊稼」，土改時才分得土地、窯房。他在回顧村史時說，楊家溝過去的

情況是「兩極分化」^⑤。這顯然是習得的政治術語，不過用來描繪楊家溝的社會圖景倒也不誇張。楊家溝的土地絕大多數歸堂號地主們所有；馬氏地主之外的農戶則很少有地，多是租種、安種地主的土地，或做石匠、木匠。革命前的楊家溝可說是比較標準的「封建社會」。共產黨搞土改，在這兒開展階級鬥爭應該是再合適不過了。

1946年秋冬至1948年春，楊家溝先後進行過幾輪土改，土地徵購了，浮財清算了，地主也被鬥爭了。此外，馬氏堂號地主家的光裕祠堂前還立起了勞動人民翻身紀念碑。對楊家溝人而言，土改真可以說是改天換地的大事情。革命過後，絕大多數地主離開了村莊，楊家溝變成了「受苦人」、「攬工漢」的天下。

二

楊家溝的地主被消滅了，昔日寨子裏馱運租子的車馬喧囂也早已成為歷史。然而，五十年過後，那些堂號地主們還沒有在村民們的記憶中湮滅。而且，村莊記憶中那一個個活生生的財主，也和正統敘事中常見的地主形象有着相當距離。

郭成明一家遷來楊家溝，先後換過依仁堂、育和堂等幾個主家。談及家史時，他不經意地冒出一句話來：「這莊裏的地主不苛刻（對待）窮人」^⑥。郭成明在土改時是積極份子，也是土改的直接受益者。清算那年，他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又長期擔任村幹部。自然，他說這話沒有「反攻倒算」的嫌疑。而且，這位德高望重的老支書的看法實際上也代表了村人比較一致的觀點。在口傳記憶中，楊家溝幾十戶地主裏頭不但沒有「黃世仁」式的惡霸，倒有幾位還留下了「恩德」的口碑。1947年清算大會上被鬥的馬醒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馬醒民（1890-1961）是楊家溝名氣最響的地主，人稱「二財主」。光裕堂的四世孫共有二十五個，他是其中之一。馬醒民與兄長馬瑞堂都是村中首屈一指的大戶。他們在1920年分家，各自擁有上千垧（當地的土地計量單位，每垧約相當於三畝）的土地。這弟兄二人不僅家資甚厚，而且口碑甚佳。在張聞天調查的時候，曾記錄一首莊裏夥計們傳唱的歌謠，其中有「騎驢壓馬裕仁堂（馬醒民的堂號），恩德不過育和堂（馬瑞堂的堂號）」一句，說的就是他們。對此，他們的侄兒馬師麒（1919年生，訪談時村中僅剩的堂號地主）曾這樣評論：「『騎驢壓馬裕仁堂』，那也沒騎驢壓馬；『恩德不過育和堂』，這個還有些根據。」^⑦確實，用「騎驢壓馬」來形容馬醒民並不十分妥當。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土財主，不僅受過高等教育，還曾到日本留學。抗戰期間，馬醒民當過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在口傳記憶中，馬醒民的恩德故事之多不讓乃兄，這與他的個人魅力、社會影響，以及在村莊歷史中的重要作用是分不開的。

馬醒民在日本留學時學的是土木工程，在建築學方面見識頗廣。回鄉後，他曾親自設計、監修了自己的私宅「新院」，巧妙地將歐式拱券風格融入陝北窯洞文化中。村人對馬醒民的記憶往往和這處院落聯繫在一起。「新院」工藝考究，耗資巨大。從1929年破土動工，一直修了十年也未能竣工。據說，二財主對用料、施工都相當挑剔，一石一木不合心意都要另選。在革命年月裏，「新院」自

1946年秋冬至1948年春，楊家溝先後進行過幾輪土改，土地徵購了，浮財清算了，地主也被鬥爭了。五十年過後，那些堂號地主們還沒有在村民們的記憶中湮滅。

然是地主階級奢華生活的歷史物證。然而，在村民口中，「新院」卻成了「恩德財主」的記憶載體。這從何說起呢？

三

1928、1929兩年，西北持續大旱，饑荒嚴重，造成數百萬人死亡。楊家溝附近的災情也相當嚴重，因此上年紀的村人對「民國十七、十八年」都有深刻的記憶。

「新院」正是在1929年動工修建。「馬醒民那陣兒是跌下民國十七年啊一個年成、十八年一個年成，那他將散這糧呀，券〔方言，修建〕那地方！」在寨子上住的劉成高（1913年生）當年曾為修「新院」出過工，老人家對那段往事自有一番認識。「這是謹村裏的。村裏的你就兩個能〔合〕抬一桶水，都用上，為叫吃！」抬一桶水用上兩個勞力，如此僱工雖不經濟，卻讓不少村人在饑荒年月有了口飯吃。為了修這處宅院，馬醒民不吝財糧。「哎呀，那傢伙那工大啦！那人口多少，糧直吃完！」^⑧

後來，二財主還要向其兄借糧施工，甚至不惜賣地買糧。村裏的盲說書人李懷山（約1925年生）把故事講得有聲有色，彷彿馬氏弟兄的對話就發生在眼前^⑨：

到了民國十九年上來春上呀，正餓人着了，那下哥哥的那兒借米，要借十五石米了。就這馬醒民！借的修這個地方了。哥哥說了個甚？「哎呀，咱借上十石嘛。這年成敗代，你適刻〔方言，如今〕修這個地方，這不能修了嘛，你看這跌年成跌了二年了嘛！咱借上十石！」看借那不借！十石少了，不借了。他賣地呀。把地賣的，山西往過拉糧了，硬山西拉過來的！

劉成高在土改清算地主時是參加過貧農團的，可評價起二財主來就是一句話：「恩德財主！那驢日的〔方言，無實意的口頭禪〕！」^⑩

類似的故事不止一個。從楊家溝去鄰村寺溝以前必須繞溝裏走好一陣子。於是，遷居到寺溝的承烈堂就着手開工打洞。巧的是，這項工程也是在民國十八年破土。寺溝的中農子弟王懷亮（1921年生）那年只有九歲，已經開始攔羊掙錢。他很清楚打洞的掌故^⑪：

那洞是那些〔地主〕開的。那些打開那個洞，那些嫌走溝裏遠呀，這兒過去就平平嗟過去了。人家打過去來。那陣那舊社會那就叫民國年，那陣那是十八年上打的。年成不是不好？頭不好啊，一滿過來些人〔外地飢民〕啊就那兒爭打了。你給我飯管上！哎，就掙吃飯。那還有不要的了！那還有要的，有不要的。要一來這人，你比如說一頓給吃一碗，就那稠飯給吃上一碗。你吃給兩天呀，這就你願吃三碗五碗你吃去！一來了還怕你吃死！上去那打兩下洞哇，那膠泥土那有個勁了？那就那麼舍〔方言，歇〕着了，掏給一陣呀，下來蹭的吃飯。

1928、1929兩年，西北持續大旱，楊家溝附近的災情也相當嚴重。「恩德財主」馬醒民的「新院」正是在1929年動工修建。當時抬一桶水用上兩個勞力，讓不少村人在饑荒年月有了口飯吃。

王懷亮是寺溝資格最老的黨員，一肚子的革命故事。土改時他也是積極份子，還參與砸掉了光裕堂馬氏光耀祖宗功德的「十七通碑」（它們正好立在從王家手裏買來的墳地上）^⑫。不過，提起地主家打洞的往事，這位爽朗健談的老人感嘆道：「那把人救了，把人救下了！」

顯然，在那場大災荒中，馬醒民等人券審打洞大興土木的一個用意是以工代賑、救濟饑民。他們的土辦法有其精明之處，同時又踐行了革命前鄉村秩序中為富而有恩的倫理角色。早在光緒末年（1908年），楊家溝周圍十餘村的民眾曾聯合在村中立起一塊「德惠碑」，紀念堂號子弟馬子衡在光緒年間數次賑濟災民、「德惠我鄉」的善舉。碑文中讚譽馬氏家族「自高曾以來，世有隱德」，子孫們「凡有義舉，無不協力輸資，以臧厥事，而於救荒尤競競焉」^⑬。看來，「恩德」已積澱成為當地生活世界中的一個傳統^⑭。西北災荒事件，則是恩德實踐的又一個歷史契機，而村莊的傳統道德秩序與權力關係也得以在實踐中被「再生產」出來。

然而，那時的大歷史也已開始進入土地革命的軌道，財主與窮人共處的那個生活世界不久就要被徹底改變了。

四

1934年，楊家溝附近開始「鬧紅」。當時發生的「撒傳單」事件，讓財主們驚出一身冷汗。紅軍開列出要殺的地主「黑皮」（方言，即惡霸流氓）名單中，馬醒民等堂號地主都榜上有名。「第一殺上馬維新，能救多少人。第二殺上馬醒民，土地都能種。第三殺上七老爺，……」^⑮於是，地主們又像上一世紀防「回亂」那樣「上寨子」，還請來了國民黨的一個連隊駐防。該部隊在楊家溝的時候，曾捉拿了鄰村管家咀一名綽號「恨不動」的紅軍，並將其處死。

在本莊裏，曾為馬醒民的「新院」領過工的名匠李林盛就是一名「紅軍」。他在「上寨子」期間也差點被捉拿，只是臥羊群、跳茅圈，才得以死裏逃生。不過，村人記憶中最早的「紅軍」卻是一名馬氏子弟——馬汝翼。他一家和光裕堂財主家都在同一個老祠堂祭祖。據其四弟馬汝直（1923年生）說：「和財主家門坡遠着了，不過班輩都解開（方言，知道）了。」^⑯出身書香門第的馬汝翼，從綏德「四師」（即陝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畢業後，沒有繼承父業去當教書先生，卻執意幹起了地下黨這種「要命生活」。結果，一次秘密開會時遭國民黨軍隊圍捕，寒冬臘月裏跌死在外鄉。馬汝翼之死，彷彿象徵了某種已不可逆轉的歷史決裂。

國共聯手抗日以後，米脂縣劃入八路軍警備區。不久，楊家溝正式成了「紅地」。抗戰期間，地主們和共產黨維持着過得去的關係。作為富甲一方的大戶，當年馬氏承擔了不少「救國公糧」。另外，在馬氏家族志中，還載有堂號地主們向駐防米脂的三五九旅贈糧一千石的故事。難怪村人傳說，毛主席曾私下評價說：「楊家溝的地主對中國革命有貢獻」^⑰。

然而，這並不能改變楊家溝財主們的歷史宿命。土改這場鄉村革命最終一舉打垮了地主，而「恩德財主」的文化／權力實踐隨之也退出了楊家溝。前面提到的說書人李懷山是「老紅軍」李林盛的侄兒，土改時家裏分到十來垧地、一孔

在大災荒中，馬醒民等人券審打洞大興土木的一個用意是以工代賑、救濟饑民。他們的土辦法既有精明之處，又踐行了革命前鄉村秩序中為富而有恩的倫理角色。

審。他年輕時常給財主家說古書，自稱還曾給「毛老子」（即毛主席）說過新書。聊起「背轉環境改革土地」的往事時，這位「李仙」的話意味深長：「你就怎麼好的地主呀，要你窮了！」^⑩

五

1947年初土地清算時，鬥爭馬醒民及其他堂號地主的群眾大會就在「新院」裏召開。清算時任鄉農會主任的劉成榮（1911年生）說：「那一般群眾舍（方言，呆）到旁處，誰有冤枉，地主以前對你咋些，你咱訴苦。給地主另退開個場場，地主另集中的半切，在那個場場上。」^⑪工作團發動周圍村莊的群眾起來向地主訴苦、提意見。據村人說，那次會上，「那人提得可多了！」

抗日以後，米脂縣劃入八路軍警備區。不久，楊家溝正式成了「紅地」。抗戰期間，地主們和共產黨維持了過得去的關係。村人傳說，毛主席曾私下評價：「楊家溝的地主對中國革命有貢獻」。

清算了說，誰們受過地主家的〔氣〕，這又是他們伺候誰家來了，那陣把他們咋嗟呀壓了。哎，說不來那。可有的〔訴苦〕也細了，給那〔堂號地主家〕奶娃娃來了，給人家做飯來了，把我們的娃娃餓死，又一下說起這痛得，鼻涕扭得——「噌」〔笑〕，眼淚淌得〔笑〕，真的嘛。那可有那號，受過那號財主家那種壓迫的，是痛得，這提起來說是，不說了那就沒事了，說起了傷心了嘛^⑫。

也有人給馬醒民提了意見。「提一個呀，那〔馬醒民〕問你哪裏的，為個甚，哎呀他那陣沒那個事，沒那個事。」^⑬大會上主要把舊賬算到了「上寨子」時期的「恨不動」事件。劉成高還記得，當時喊了「狼心狗肺馬醒民，你引上部隊打紅軍」的口號^⑭。

然而，鬥爭二財主似乎搞得並不怎麼轟轟烈烈。整個過程留下的較深記憶只是「打爛一塊玻璃」^⑮。住在「新院」附近的雷公旺（1932年生，其兄雷公高是土改時該鄉貧農團的負責人）說：「那個人我邇刻還記得清清楚楚，心也不殘。說狼心狗肺了？可好老漢了！」「那都對那個地主評價好，沒鬥。」^⑯劉成榮當時就坐在大會主席台上。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他喃喃自語道：「鬥那馬醒民嘛，咱這陣說，那個老漢說起來哦，地主裏頭是個好財主。」^⑰

「上寨子」期間，鄰村鞏家溝有個劉姓村民曾被當作「紅軍」吊打了一頓，當時也被動員起來訴苦控訴^⑱：

就改革土地打老財了。人說：「劉福林，你忘記柏樹上吊你了？這能鬥爭那了！這就馬醒民一個主張着了，孫書記〔當時駐防楊家溝的國民黨長官〕就聽那的話着了。」劉福林說了個甚？「有恩不補以仇報了？人家那陣打我着了，是個小小事嘛。人家殺我來來，馬醒民把我救下，不讓殺。『是個受苦人娃娃，沒事』。人就把我吊起打了一頓嘛。不要打嗟，人家就推出去殺了！這我這陣兒能鬥爭了？那還有恩不補以仇報了？不能。」

清算鬥爭本是農民的復仇歷史，在口述回憶中卻演繹成了傳統的報恩故事。鬥爭馬醒民的故事也有不同的版本^⑲：

這馬醒民那陣鬥來。就是管家咀的一個〔村民〕。攔那〔村民〕鬥那〔馬醒民〕時候，那〔馬醒民〕台子上站着了，那〔村民〕上去一把給那老漢的帽子打掉了。腦仰起看了一下，老漢〔馬醒民〕又各自拈得戴上。最後老漢就，那陣實際，鬥那陣，不叫打。老漢那陣還是，雖然地主，還有點威望。眾人哦，不讓打。不讓打，叨空子給老漢打了一打。最後老漢說：「其他人打我，我不受屈，你打我，我就受屈了。」為甚了？人家暴露他是共產黨了，是不是？以前國民黨把他抓住，抓住了就把他吊這柏樹上打——打的還有「恨不動」，就把這「恨不動」給殺了——把他吊起打了。那說求求老漢，老漢說了一句話，就把他吊下來了，沒有殺。「命給你保下，沒要打你。所以，我就是沒做下好事，也沒給你做下惡事，你適刻鬥我，也應該鬥，你打我，我受屈了。」

這個版本的故事情節正好相反，不過貫穿其中的還是恩報倫理。

六

口傳的恩報故事中充滿了鄉土人情。然而，溫情的故事畢竟不能取代冷酷的歷史。清算過後，馬醒民就被農會勒令搬出「新院」，「眨」到破土窰裏去了。不久，他和絕大部分堂號地主一樣離開了那片祖蔭下的鄉土。西柏坡全國土地會議後，楊家溝又於1948年初自發搞了一次「掏元寶」，挖地財²⁸。溝底裏小橋灘上馬氏老祠堂前的柏樹下，幾名尚留在村中的馬氏地主、婆姨遭到吊打拷問。那年還是個娃娃的馬汝同（1941年生），趴在自家牆頭上目睹了整個血淋淋的場面。五十年後，他記憶猶新²⁹：

那馬師光可胖了！身體可好了人家，個子又大，又胖！就渾葡萄溜〔方言，赤身〕背吊起咯，就弄這麼寬窄、這麼長短、這麼薄厚一塊石頭。不是說吊起咯了？吊起咯了哦，就給脊背上壓了個這麼寬窄、這麼薄厚、這麼長短個四棱把石頭！就這兒壓着了！這還後邊這麼拽着，就拉鋸鋸了，就和那木匠拉鋸呀似的，拽得脊背上那個血糊糊哦，一陣就拽沒皮了嘛！哦血糊糊滴溜溜的……

可幸的是，拷打逼問持續一天後即被上級制止。郭成明還記得當晚區鄉幹部開會，上級指示說鬥地主是「為打威名了，不是為打人」³⁰。當時，「亞洲部」（毛澤東率領的中央機關）正駐扎在寨子上，毛主席就住在馬醒民的「新院」。村人傳說，主席得知情況後馬上下令不許再搞了³¹。

當年由於楊家溝的位置隱蔽而住所寬敞，轉戰陝北的毛中央選定在那裏過冬³²。由於這一特殊機緣，這個「地主窩」裏的土改最終沒鬧下人命。「不要那〔毛澤東〕住的來呀，楊家溝幾十戶地主死不了一半也差不多！那來了一下把這壓定，一個也沒事。吊了幾家啊，再撿下的沒吊。不要那來，那些呀要死結實了。」³³

1947年初土地清算時，鬥爭馬醒民及其他堂號地主的群眾大會就在「新院」裏召開。清算鬥爭本是農民的復仇歷史，在口述回憶中卻演繹成了傳統的報恩故事。

七

歷史常常越出善惡的譜系，而記憶則是充滿張力的道德空間。人性歪好、恩仇報應、善惡忠奸等都是口述歷史中頻繁出現的價值論證。

「掏元寶」時殘酷拷打地主馬鐘×的民兵劉成×，被一致認為「賴人性」，是莊裏的「黑皮雜種」（方言，流氓）。他借「階級鬥爭」之機強迫××（馬女）與之成婚的惡劣做法，更使楊家溝的土改記憶蒙上了一層道德陰影：

那就是搞地主，打的那〔馬鐘×〕止不定，怕不過，人家這個女子說，「不要叫打，不要打老子的〔方言，父親〕。」那些〔劉成×〕就要人家的那個女子了。到那家裏，那就打的鬆些。那當個基幹連連長，那是個頭嗟，那想整端誰就整端誰，那陣那還！這人家怕不過，人家這個女子去了。^④

那馬鐘×那陣嗟，燒紅的烙鐵拉出來一下撩的脊背上，媽媽老子！窮人家啊，地主家不和窮人家折親親哦，那就小女子，可是硬人家打的，可是救命了，把女子給了人家！^⑤

當年由於楊家溝的位置隱蔽而住所寬敞，轉戰陝北的毛中央選定在那裏過冬。由於這一特殊機緣，這個「地主窩」裏的土改最終沒鬧下人命。

王公蘭（1915年生）談起這件事時，還提到後來劉成×暴病而亡，遭了報應：「沒好死了，害吃節黃疸症啊甚麼症！」

對往事的回憶與講述，也往往成為自我的倫理實踐。王公蘭就是一個例子。她年輕時在莊上「受苦」（方言，下地勞動）出了名，土改前還擔任過婦女主任。當年，由於父親早亡，她十三歲就伺候上財主家，給人家（老中正堂）帶小孩、疊牀捂被，「挨人家指教着來」。不過，提起打老財，老人家則明確地表示：「沒，沒鬥過那號！」

咱就說那良心！咱那陣是老人老〔方言，去世〕了呀還蹭人家吃，我們吃蹭蹭飯。往死打就對了，還能賣那良心了？哎，沒打過人家。人家問了，我們沒，就是好。人說掙錢着不？我說人家可給穿衣裳了。給你穿着了嘛，就對了！吃的不餓了就對了！人家那陣那財主家還一滿好。你受苦的好了，人家出嫁嗟還給你送些衣裳，送個這送個那。你聽那些那有的說財主家哪家又是這那，啊哪一個人還盡美盡善了？……那陣那工作團打老財了，盤定一過節來叫的一個一個問了，我說沒。……那些說，「你就說不下財主些不來？」我說：「說不下，人家好事做出去了！」^⑥

五十年過後，提起往事，這位倔強的老人覺得問心無愧。

八

「恩德財主」的集體記憶，呈現了楊家溝村民的倫理世界，也折射出生活體驗與革命歷史之間的距離。

「來這裏的都是沒辦法的，才到這莊裏來。」老支書郭成明說。「來了，人家〔地主〕給你抵墊上，地叫你種上。給你吃上，你能吃多少就給你借上多少，秋裏打下分得一半，你把這一半給人家還過，有了你就吃你的，沒了再借，就那麼個。」^③他描述的是窮人到楊家溝給地主「安莊稼」的一般情形，以說明這莊的地主並不苛刻窮人。同樣的情形，也可以作為革命敘事的經驗註腳。正如清算時曾任警幹隊隊長，負責維持秩序的楊樹旺（1917年生）所說：「楊家溝地主那基本上是不勞動。這就靠——那些誰那話說是——剝削人，那個那也對着了。」^④

「恩德」與「剝削」，在村人的心目中似乎不是那麼涇渭分明。郭成明、楊樹旺等人的命運曾經和革命緊緊聯繫在一起。在那天翻地覆的歷史動蕩中，他們都曾是推動革命車輪的積極份子。他們並不質疑革命的大道理；不過，「那些誰那話說」的修辭限定又明白地顯示着某種距離感。在這種距離之下，村莊的恩德記憶以自身的方式陳述着存在的理由：

從前這地主，這莊裏的地主好着了。〔跌下〕年成太大了，沒辦法，人家給散糧了。現在，後溝裏供銷社那還有一通碑了。咱周圍遠的來了，哦來一個人盤一個，有一個人盤一個。那有的近些，也拿上一鬥，出去哪個吃槽槽裏把那〔糧〕倒下，又去了，又盤一鬥，盤上二鬥，就夠了，就拿得去了，就是這麼一人。那就是有一通散糧碑。^⑤

這兒橋上上去〔育和堂〕，腦畔上原來是個棗樹，結棗着了。窮人的孩子，偷的就上去了，摘棗。地主老漢看見了，娃娃上去摘棗，趕緊跑回，怕娃娃看下，一下驚得跌了。^⑥

……

除了日常生活中善舉的點滴記憶外，楊家溝的「恩德財主」也常常伴隨着饑荒記憶而留駐在人們的心中。在這個意義上，恩德記憶可謂是一種生存記憶。經歷了幾十年的靈魂革命後，它仍舊綿亙不衰，恐怕是由於它蘊含了鄉土社會中某種不能被革命倫理所包容的生存倫理吧？

九

口述的過去充滿了恩報故事。恩德記憶與革命歷史的碰撞與緊張，往往通過這些故事而轉述出來，又往往通過這些故事而得到某種化解。當年馬醒民被農會勒令搬出「新院」後，先是被安排到原先的舊地方居住，後來又被迫到「鬧紅」時期寨子上留下的破土窯去住。「這老婆老漢兩口就那兒過。甚球也沒有的，就那土炕！」^⑦「土窯窩這也就受〔罪〕了！餓的，連天給那供兩棵燒山藥……」^⑧馬醒民的個人境遇清晰地映照出革命在楊家溝引起的劇烈變遷。

就在那時，有人偷偷跑去給馬醒民送了四兩洋煙。「我記得任志才那陣那不曉五六歲了，小了，走到人家〔裕仁堂〕大門上。來了個賣香瓜的……」小任志才眼饞香瓜，可賣瓜人不給。正巧馬醒民從家裏出來，就給娃娃買了兩個吃。李懷山閒談起這個故事^⑨：

「恩德」與「剝削」，在村人的心目中似乎不是那麼涇渭分明。在那天翻地覆的歷史動蕩中，村民都曾是推動革命車輪的積極份子。他們並不質疑革命的大道理，但是生活體驗與革命歷史之間卻呈現着距離。

除了日常生活中善舉的點滴記憶外，楊家溝的「恩德財主」也常常伴隨着饑荒記憶而留駐在人們的心中。恩德記憶可謂是一種生存記憶，恐怕由於它蘊含了鄉土社會中某種不能被革命倫理所包容的生存倫理。

你看直到改革土地那個時節，任志才到了公家下了呀，一下趕了驢子了。那驢日的你看小小嗟罷了，那到共產黨手裏趕驢子着了，一下得了力了，蜿蜒上來看那〔馬醒民〕來嗟！那在圪節土窩窩上舍〔方言，住〕着。這〔任志才〕說，「二財主，二財主，你要煙了不？」一個〔馬醒民〕說，「我不要。哦，咱窮了。哦，你咱要衣裳，你收兩片衣裳，吃喝的換來嘛。哦，再叫買去，我咱沒錢了嘛。咱吃不起了。」「啊，我拿這煙可好了，你不信嘗上一點！」就這個洋煙！給那嘗了一口。那說，吃了口洋煙，「啊，這個洋煙真個是點好貨！」〔任志才〕說，「你這呀，你等着，我給你置上幾兩」。那陣那個洋煙啊那還私着了，那還半私着了，不純私。這說，他沒錢嘛。〔任志才〕說，你咱置上四兩，不要你錢，給你送上四兩。給那〔馬醒民〕置了四兩洋煙嗟。那〔任志才〕說了個甚，「啊，你忘記了，二財主？我小小嗟啊來個賣香瓜的，我拿兩個啊，人家也不叫我拿。你給我吃的兩個呀，我喜的大逛了。」這那〔馬醒民〕一骨碌坐起，「嗚，哎呀世上還有這麼些人了？哎呀，我那陣那誰吃上便宜飯，豪爽的，還在你一半個娃娃身上了？」看，你看那四五歲的個娃娃，直到二三十那還記得了！哎呀，喜的個二財主說，「啊，看這世上還有這些人了！」哦，土改來來。這任志才說，你那陣相比說把我踢給兩腳腳，正這圪茬茬，上來我這給你撓〔打〕歡了！那敢是！哦，那驢日的世上還有那好的了！這底裏那二財主，那就算恩德財主了！

在後革命時代的村莊中，這些恩報故事又被人們講述着。

畢竟，村莊的過去有着許多充滿傷痛的畫面。就此而言，恩德記憶與恩報故事又何嘗不是對那些隱藏在村莊深處的歷史傷痛的一種治療？

註釋

① 這些故事曾收錄在筆者於2000年6月通過的碩士論文〈歷史、命運與分化的心靈——陝北驢村土改的大眾記憶〉（北京大學法學碩士論文，2000），未刊稿。本文使用的口述憑證基本上轉引自這篇論文，但此次對一些較拗口的陝北方言做了技術處理，以方便讀者理解。此外，筆者還對本文中涉及個別歷史的當事人的真實姓名做了技術處理，所隱之字均以×替代。

② 參見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米脂縣楊家溝調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2-17。

③ 參見米脂縣委、縣府：〈米脂縣何岔區六鄉土地公債試行辦法〉（1947年1月），載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等編：《解放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頁87。

④ 參見米脂縣委、縣府：〈米脂縣何岔區六鄉土地公債試行辦法〉，頁93-94；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598-99。

⑤⑥⑦ 郭成明訪談，1997年8月22日。

⑧ 馬師麒訪談，1997年8月24日。

⑨⑩ 劉成高訪談，1997年8月26日。

⑪ 李懷山訪談，2000年1月3日。馬醒民的這一舉措顯示了他不同於尋常土地財主的見識。據說，那時他已經看清了以後的形勢：「要這地做甚了？地賣了！將來這

個地呀，落不定了。」哥哥說：「我們正往下置了嘛，你就賣了？」「你要置你置去，我的我賣了」，馬醒民回答：「以後呀，修成地方能落定了，土地落不定了」。

① 王懷亮訪談，1998年5月27日。

② 砸「十七通碑」與立翻身紀念碑，可謂革命在「地方」上演出的一些象徵性行動。不過，對於在「地方」中生活的人們而言，「革命」或許不過是圍繞生活空間而持續進行的漫長鬥爭過程中的一個歷史環節。

③ 該碑文全文，收錄於羅紅光：《不等價交換：圍繞財富的勞動與消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37。

④ 佛家思想中，「恩德」是佛所具足的三種德相（「三德」）之一。例如，《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十二中解說「三德」曰：「救護眾生，成就恩德；永斷煩惱，成於斷德；了知諸行，成於智德。」參見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35卷，第1735經，頁589。筆者認為，楊家溝人使用的「恩德」這生活範疇反映出佛家文化對當地的深刻影響。

⑤ 李懷山訪談，1998年5月22日。

⑥⑦ 馬汝直訪談，1998年5月17日。

⑧ 劉學章訪談，1997年8月22日。

⑨⑩⑪ 李懷山訪談，1997年8月21日。

⑫⑬ 劉成榮訪談，2000年1月12日。

⑭ 郭成德訪談，1997年8月21日。

⑮⑯⑰ 李懷山訪談，2000年1月3日。

⑱ 劉成高訪談，1997年8月26日。筆者最近發現，《中國民間歌曲集成·陝西卷》中收錄的一首陝北民歌小調《鬥地主》，就是在鬥爭馬醒民（歌詞中記作「馬新民」）的大會上所唱。根據1979年收集的歌詞，劉成高回憶的口號後面接着還有兩句是：「燒烤咱們老百姓，還要亂殺人。」此外，還有一段則是專講饑荒：「十七八年年成重，逼得窮人受苦情，地主有糧不救人，窮人活不成。」見《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歌曲集成·陝西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民間歌曲集成·陝西卷》，上冊（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4），頁409-10。

⑲ 任秀蘭訪談，2000年1月14日。

⑳ 雷公旺訪談，1997年8月26日。

㉑ 馬汝同訪談，1997年8月20日；另據劉成榮回憶，馬醒民當時確曾被管家咀的一個村民打了一巴掌，但隨即被主席團制止。「謹那盡量打」，他說，「那劈匕兩下把那打死了！」劉成榮訪談，2000年1月12日。

㉒ 楊家溝前一年遭了「胡害」（胡宗南部隊從沙家店敗退時嚴重侵害了楊家溝）、秋霜，大跌了年成。當時，村裏正鬧饑荒。

㉓ 馬汝同訪談，1997年8月20日。劉成高的女兒也曾目睹鬥爭：「祠堂那我還看去來，那我就八九歲了。我看去來，打的怕得我一氣倒跑回來了！」劉成高訪談，1997年8月26日。

㉔ 有的村人講得更繪聲繪色：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當時也是八九歲）從寨子上跑下去玩，回家後告訴了她父親溝底裏發生的事情。

㉕ 常秉有訪談，1997年8月27日。

㉖⑳ 王公蘭訪談，1997年8月26日。

㉗ 郭成明訪談，1998年5月16日。

㉘ 楊樹旺訪談，2000年1月13日。

㉙ 何芝付訪談，2000年1月13日。

㉚ 馬汝同訪談，1997年8月20日。

㉛ 王懷亮訪談，2000年1月15日。

李放春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歷史學博士候選人，目前主要致力於中國革命現代性研究。